

「號外」有一位勇於揭露矛盾的陳冠中，以向「文化新潮」讀者服務為理由，宣稱向「文化新潮」四位特約作者指名「開火」，火頭燒着了周國偉、梁實耳、周兆祥及在下。

這顯明是「文潮」上另一位同人作者李阿飛得罪了「號外」作者錢瑪莉蘭福的副產品。陳冠中作為「號外」主編挺身維護／聲辯／指斥／抗議李阿飛或「文潮」編輯，情有可原，易於理解。在某種程度上，筆者亦認為李阿飛幾乎「操」錯了人（幸而他有所抉擇），浪費紙上精力，「文化新潮」社內不乏意識形態論的批判手，由李阿飛首先發難，意氣軒昂、舉軍而進，是一着險棋，用意莫測高深，難獲外人瞭解。誠如陳冠中所指出，文後的編者按並不濟事，起了「回火」反作用，反之來說，程思己（曾樹基？）批判大文與之對調，則為平穩的做法，包保陳冠中得另行撰文嚴對，兩造之間便可省却無謂的筆墨，「文潮」社的打字小姐玉手亦能字字珠璣；而捫心自問，讀者或許讀不到李阿飛的大文，大概不會有何損失。

誠如陳冠中心中所熟知，「文潮」之所以撤離「號外」另開鑼鼓，內裏當然大有因

購的，前因早定，「號外」無計逃神矢而已！今日戰火初燃，表示前諾實現，作為讀者角色重於作者身份的若涅，自然欣喜得難以溢於言表；私以為嬉笑怒罵之外，「文潮」確有所為，「文潮」的讀者以大專界居多，大學生情性單純，早已對「號外」轉味深感悵然，因為同聲氣的刊物買少見少，更何況「號外」製造假象，以小撮的既得利益技術官僚／邊際廢人為社會富裕的表徵？尤記得，當日「號外」失去下載，總還扣着「馮偉才」「黃俊東」二位於編輯表內，事實兩位到那時期只不過仍偶然交稿的散件作者，類如希望再有「黃俊東」「沈××」的專訪教人賭馬的「虎眼」大文，難矣哉！黃氏一世無事，此類惡事可一不可再了。但不爭的事實是：「號外」在蛻變期仍要緊攬一些有一般文化名望的人士進行遮掩工作。善人知羞，「號外」內情不該抖露太多的，閣下可能不很愜意了。

千錯萬錯，錯在「號外」後期的傾向，錯在「號外」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；錯在「號外」向「清秀」、「時式」、「太班」等雜誌爭排名，假如「號外」接了停刊的「大任」的棒子，也還有些可為。據聞「號外」改組，「合作社」變為「七山公司」，攪跨

呢？」於是，陳冠中「開火」了。

陳冠中，若涅支持你「開火」，以便引出受狙擊者「好意思」對你的觀點提出討論。先勿論你特有的邏輯三段論錯了假設謬誤在先，將「文潮」讀者視作吳下阿蒙。但是，你的火藥射錯隔離，第一，到目前為止，在「文潮」內有同等外文理論修養及趣味而又曾於文內行文提及號外／你底觀點的人，是「文潮」社同人居多，比如程思己、申明及素奇李阿飛、Q仔等，外間的張偉傑、讀者的梁鋌、信報的岑逸飛、凌泰，「電影」的薛潘與及學苑上的若干學生作者，還有，平日與你踢球喝茶吃飯的好友、普及文化研討會上質詢你的人，有了如許一大群關注你的朋友／文敵，你避開了他們！第二，你的四位槍靶對象，擺明是「文潮」的潮外人／客座作者。對你所寫的馬克思文藝理論，或許抽空拜讀了，但你不是還要寫下去嗎？儘管有心與君論道，也得待對方充份準備，自行提劍；至於「號外」，素喜散錢創雜誌的若涅，最近（有整整一年了）戒買不戒聊，有些時候，在一山書局的梯間檢起瞧瞧，然後禮貌地放回原位。第三，你所擅長的新新聞體文字，印象四人一番，犯了欠缺具體引證／反證的大意式毛病。究竟，所云矛盾存

# 答辭：陳冠中

若涅

由，起初彼此結合，無非認為在「次文化」範疇內大有可為。關於這幫港大的「社會派」大將，「號外」之前辦有「風雷」宗旨鮮明，旗正飄飄，人人刮目有所期待；更且，「風雷」前有「學苑」和「號刊」，後有「思潮」和「左翼評論」；再說，「號外」前期亦有曾樹基的「論城市貴族」和七靈的「灣仔：吾鄉、吾土、吾民」，曾樹基更有「香港與中國之間」一書面世。他們諸位的文化觀／文化取向，白紙黑字，歷歷現於讀者眼前無遺，他們意與所寄，不可能是日漸走向獻媚於寄生中層階級及其下一代的今日「號外」罷。因此「號外」「文潮」分家，勢所必然，當日「文潮」社諸君約稿，亦曾透露從文化取向而言，「號外」難逃日後「文潮」的批判。陳冠中與「文潮」諸君過從關係密切，「文潮」立場，估計不會向之隱

佳視的人馬入資「號外」，然後閣下誇口一百元一千字／一千元一組照片的意義，真的不愧為青年才俊，新紮精英，敢於自我評價。如果喜歡以錢定價，不如搖個電話問「今日世界」給作者一千字若干元才吹噓未遲，但請且慢，好朋友要備註一句：翻雲覆雨的先生在後支持你，善名紛收；有朝一日，先生恚怒，另辦「外號」，一組照片一萬元（絕有此可能），陳冠中當日的豪諾有選入香港笑林廣記無疑。

陳冠中寫讀者信給「文潮」，點撥讀者版的份量，比以往讀者版披露的信函不同，非常正經，戰氣如雲，指出【大眾媒介散播矛盾的意識形態已成為介定大眾媒介的特點之一，但智識份子刊物並異觀點時，却並不容易為初讀者察覺。「文化新潮」有沒有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矛盾提升到讀者察覺的地位

在，可否為文指點多些，不然的話，易使人興起失於誠之感。既欠於誠，何苦來哉？

關於若涅任寫，雜文而已，運筆隨揮，談不上理論，兄強要理論，當然欠奉。據所知，理論儲存最豐厚的地方，在各大學的博士論文圖書室資料參攷部門，兄原是箇中人，不待贅言了。多謝兄的高見和指點。

七九、七、廿九

又：上期更正數行

第二段：「發動樹枝」該作「撥動樹枝」  
第三段：「臉龐上甚麼也談不到」該作「讀不到」；「那樣原是扣索得死緊的尼龍膠電線扣」該作「那種」；

第八段：「初面試探性質繼而堂哉煌哉」該作「初而誠探」；

第九段：「督至掌握人變」該作「直至掌握人變」。